

元代雜劇選

東北人民大學古典文學教研室編

元 代 雜 劇 選

東 北 人 民 大 學

書號：412

元 代 雜 劇 選

編 者： 劉 禹 昌

出版者： 東 北 人 民 大 學
教 務 處 教 材 出 版 科

印刷者： 東 北 人 民 大 學
教 材 出 版 科 鉛 印 室

1955. 11. 30日※001—240

目

錄

感天動地竇娥冤雜劇·····	一
裴少俊牆頭馬上雜劇·····	二二
趙氏孤兒大報讐雜劇·····	三九
蘇子瞻風雪貶黃州雜劇·····	六三
梁山泊李逵負荊雜劇·····	七七
包待制陳州糴米雜劇·····	九三
鄭月蓮秋夜雲窗夢雜劇·····	一一五

感天動地竇娥冤雜劇

關 漢 卿

楔 子

〔卜兒蔡婆上詩云〕花有重開日，人無再少年，不須長富貴，安樂是神仙。老身蔡婆婆是也，楚州人氏，嫡親三口兒家屬，不幸夫主亡逝已過，止有一箇孩兒，年長八歲。俺娘兒兩箇，過其日月，家中頗有些錢財。這裡一箇竇秀才，從去年問我借了二十兩銀子，如今本利該銀四十兩，我數次索取，那竇秀才只說貧難沒有還我。他有一個女兒，今年七歲，生得可喜，長得可愛；我有心看上他與我家做箇媳婦，就准了這四十兩銀子，豈不兩得其便。他說今日好日辰，親送女兒到我家來，老身且不索錢去，專在家中等候，這早晚竇秀才敢待來也。〔冲末扮竇天章引正旦扮端雲上詩云〕讀盡經綢萬卷書，可憐貧殺馬相如，漢庭一日承恩召，不說當釐說子虛。小生姓竇名天章，祖貫長安京兆人也。幼習儒業，飽有文章，爭奈時運不通，功名未遂。不幸渾家亡化已過，撇下這個女孩兒，小字端雲；從三歲上亡了他母親，如今孩兒七歲了也。小生一貧如洗，流落在這楚州居住。此間一箇蔡婆婆，他家廣有錢物，小生因無盤纏，曾借了他二十兩銀子，到今本利該對還他四十兩。他數次問小生索取，教我把甚麼還他？誰想蔡婆婆常常着人來說，要小生女孩兒做他兒媳婦，況如今春榜動，選場開，正待上朝取應，又苦盤纏缺少，小生出於無奈，只得將女孩兒端雲送與蔡婆婆做兒媳婦去。〔做歎科云〕啊！這箇那裡是做媳婦，分明是賣與他一般！就准了他那先借的四十兩銀子，分外但得些少東西，勾小生應舉之費，便也過望了。說話之間，早來到他家門首。婆婆在家麼？〔卜兒上云〕秀才請家裡坐！老身等候多時也。〔做相見科，竇天章云〕小

生今日一徑的將女孩兒送來與婆婆，怎敢說做媳婦，只與婆婆早晚使用。小生目下就要上朝進取功名去，留下女孩兒在此，只望婆婆看顧則箇。〔卜兒云〕這等，你是我親家了。你本利少我四十兩銀子，兀的是借錢的文書還了你，再送你十兩銀子做盤纏；親家，你休嫌輕少！〔寶天章做謝科云〕多謝了婆婆！先少你許多銀子都不要我還了，今又送我盤纏，此恩異日必當重報。婆婆，女孩兒早晚呆癡，看小生薄面，看顧女孩兒咱。〔卜兒云〕親家，這不消你囑付，令愛到我家，就做親女兒一般看承他，你只管放心的去。〔寶天章云〕婆婆，端雲孩兒該打呵，看小生面則罵幾句，當罵呵則處分幾句。孩兒，你也不比在我跟前，我是你親爺，將就的你，你如今在這裡，早晚若頑劣呵，你只討那打罵喫兒。我也是出於無奈！〔做悲科〕〔唱〕

〔仙呂〕〔賞花時〕我也只爲無計營生四壁貧，因此上割捨得親兒在兩處分。從今日遠踐洛陽塵，又不知歸期定准，則落的無語闌消魂。〔下〕

〔卜兒云〕寶秀才留下他這女孩兒與我做媳婦兒，他一徑上朝應舉去了。〔正旦做悲科云〕爹爹，你直下的撇了我孩兒去也！〔卜兒云〕媳婦兒！你在我家，我是親婆，你是親媳婦，只當自家骨肉一般。你不要啼哭，跟着老身後執料去來。〔同下〕

第一折

〔淨扮賽盧醫上詩云〕行醫有斟酌，下藥依本草，死的醫不活，活的醫死了。自家姓盧，人道我一手好醫，都叫做賽盧醫。在這山陽縣南門開着生藥局，在城有箇蔡婆婆，我問他借了十兩銀子，本利該還他二十兩，數次來討這銀子，我又無的還他。若不來便罷；若來呵我自箇主意。我且在這藥鋪中坐下，看有甚麼人來。〔卜兒上云〕老身蔡婆婆，我一向搬在山陽縣居住，儘也靜辦。自十二年前寶天章秀才留下端雲孩兒與我做兒媳婦，改了他小名，喚做寶娥，自成親之後，不上二年，不想我這孩兒害弱症死了。媳婦兒守寡又早三箇年頭，服孝將除了也。

我和媳婦兒說知。我往城外賽盧醫家索錢去也。〔做行科云〕抹過隅頭，轉過屋角，早來到他家門首。賽盧醫在家麼？〔盧醫云〕婆婆，家裡來！〔卜兒云〕我這兩箇銀子長遠了，你還了我罷！〔盧醫云〕婆婆，我家裡無銀子，你跟我莊上去取銀子還你。〔卜兒云〕我跟你去。〔做行科〕〔盧醫云〕來到此處，東也無人，西也無人，這裡不下手等甚麼！我隨身帶的有繩子。兀那婆婆，誰喚你哩！〔卜兒云〕在那裡？〔做勒卜兒科。字老同副淨張驢兒衝上，賽盧醫慌走下，字老救卜兒科。張驢兒云〕爹，是箇婆婆，爭些勒殺了。〔字老云〕兀那婆婆，你是那裡人氏？姓甚名誰？因甚着這箇人將你勒死？〔卜兒云〕老身姓蔡，在城人氏。止有箇寡媳婦兒相守過日。因為賽盧醫少我二十兩銀子，今日與他取討，誰想他賺我到無人去處，要勒死我，賴這銀子。若不是遇着老的和哥哥呵，那得老身性命來！〔張驢兒云〕爹，你聽的他說麼，他家還有箇媳婦哩！救了他性命，他少不得要謝我。不若你要這婆子，我要他媳婦兒，何等兩便！你和他說去。〔字老云〕兀那婆婆，你無丈夫，我無渾家，你肯與我做箇老婆，意下如何？〔卜兒云〕是何言語！待我回家多備些錢鈔相謝。〔張驢兒云〕你敢是不肯，故意將錢鈔哄我！賽盧醫的繩子還在，我仍舊勒死了你罷！〔做拿繩科〕〔卜兒云〕哥哥，待我慢慢地尋思咱！〔張驢兒云〕你尋思些甚麼！你隨我老子，我便要你媳婦兒。〔卜兒背云〕我不依他，他又勒殺我。罷罷罷！你爺兒兩箇隨我到家中去來。〔同下〕〔正旦上云〕妾身姓寶，小字端雲，祖居楚州人氏。我三歲上亡了母親，七歲上離了父親，俺父親將我嫁與蔡婆婆爲兒媳婦，改名寶娥。至十七歲與夫成親，不幸丈夫亡化，可早三年光景，我今二十歲也。這南門外有箇賽盧醫，他少俺婆婆銀子，本利該二十兩，數次索取不還，今日俺婆婆親自索取去了。寶娥也，你這命好苦也呵！〔唱〕

〔仙呂〕〔點絳脣〕滿腹閒愁，數年禁受天知否？天若是知我情由，怕不待和天瘦。

〔混江龍〕則問那黃昏白晝，兩般兒忘食廢寢幾時休？大都來昨宵夢裡，和着這今日心頭，催人淚的是錦爛熳花枝橫繡闥；斷人腸的是剔團圓月色掛粧樓，長則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，悶沉沉展不徹眉

尖酸，越覺的情懷冗冗，心緒悠悠。

〔云〕似這等憂愁，不知幾時是了也呵〔唱〕

〔油葫蘆〕莫不是八字兒該載着一世憂，誰似我無盡頭？須知道人心不似水長流。我從三歲母親身亡後，到七歲與父分離久，嫁的箇同住人，他可又拔着短籌，撇的俺婆婦每都把空房守，端的箇有誰問有誰瞅？

〔天下樂〕莫不是前世裡燒香不到頭，今也波生招禍尤。勸今人早將來世修，我將這婆侍養，我將這服孝守，我言詞須應口。

〔云〕婆婆索錢去了，怎生這早晚不見回來！〔卜兒同老張驢兒上〕〔卜兒云〕你爺兒兩箇且在門首，等我先進去。〔張驢兒云〕妳妳，你先進去，就說女婿在門首哩。〔卜兒見正旦科〕〔正旦云〕妳妳回來了，你喫飯麼？〔卜兒做哭科云〕孩兒也，你教我怎生說波？〔正旦唱〕

〔一半兒〕爲甚麼泪漫漫不住點兒流？莫不是爲索債與人家惹爭鬪？我這裡連忙迎接慌問候，他那裡要說緣由。〔卜兒云〕羞人答答的教我怎生說波？〔正旦唱〕則見他一半兒徘徊，一半兒醜。

〔云〕婆婆，你爲甚麼煩惱啼哭那？〔卜兒云〕我問賽盧醫討銀子去，他賺我到無人去處，行起兇來，要勒死我。虧了一個張老并他兒子張驢兒，救得我性命。那張老就要我招他做丈夫，因這等煩惱。〔正旦云〕婆婆，這箇怕不中麼？你再尋思咱！俺家裡又不是沒有飯吃，沒有衣穿，又不是少欠錢債，被人催逼不過，況你年紀高大，六十以外的人，怎生又招丈夫那？〔卜兒云〕孩兒也，你說的豈不是，但是我的性命全虧他這爺兒兩箇救的。我也曾說道待我到家，多將些錢物酬謝你救命之恩。不知他怎生知道，我家裡有箇媳婦兒，道我婆媳婦又沒老公，他

爺兒兩箇又沒老婆，正是天緣相對。若不隨順他，依舊要勒死我，那時節我就慌張了。莫說自己許了他，連你也許了他兒也。這也是出於無奈。〔正旦云〕婆婆，你聽我說波！〔唱〕

〔後庭花〕避凶神要擇好日頭，拜家堂要將香火修。梳着箇霜雪般白髮髻，怎將這雲霞般錦帕兜？怪不的女大不中留。你如今六旬左右，可不道到中年萬事休？舊恩愛一筆勾，新夫妻兩意投，枉教人笑破口。

〔卜兒云〕我的性命都是他爺兒兩箇救的，事到如今，也顧不得別人笑話了。〔正旦唱〕

〔青哥兒〕你雖然是得他得他營救，須不是箇條箇條年幼，刻的便巧畫蛾眉成配偶。想當初你夫主遺留，替你圖謀，置下田疇，蚤晚羹粥，寒暑衣裘，滿望你鰥寡孤獨，無捱無靠，母子每到白頭，公公也則落得乾生受。

〔卜兒云〕孩兒也，他如今只待過門，喜事匆匆的教我怎生回得他去？〔正旦唱〕

〔寄生草〕你道他匆匆喜，我替你倒細細愁；愁則愁興闌珊，嚙不下交歡酒；愁則愁眼昏騰，扭不上同心扣；愁則愁意朦朧，睡不穩芙蓉褥。你待要笙歌引至畫堂前，我道這姻緣敢落在他人後。

〔卜兒云〕孩兒也再不要說我了，他爺兒兩箇，都在門首等候，事已至此，不若連你也招了女婿罷！〔正旦云〕

婆婆，你要招你自招，我並然不要女婿。〔卜兒云〕那箇是要女婿的，爭奈他爺兒兩箇自家捱過門來，教我如何是好！〔張驢兒云〕我們今日招過門去也。帽兒光光，今日做箇新郎；袖兒窄窄，今日做箇嬌客。好女婿！好女婿！不枉了！不枉了！〔同學老入拜科〕〔正旦做不禮科云〕兀那廝靠後！〔唱〕

〔賺煞〕我想這婦人每，休信那男兒口，婆婆也怕沒的真心兒自守，到今日招着箇村老子，領着個半

死囚。〔張驢兒做嘴臉科云〕你看我爺兒兩箇這等身段，儘也選得女婿過，你不過錯過了時辰，我和你早些兒拜堂罷！〔正旦不禮科，唱〕則被你坑殺人燕侶鶯儔，婆婆也你豈不知羞，俺公公撞府冲州，闌闊的銅斗兒家緣百事有，想着俺公公置就，怎忍教張驢兒情受？〔張驢兒做扯正旦拜科，正旦推跌科，唱〕兀的不
是俺沒丈夫的婦女下場頭。〔下〕

〔卜兒云〕你老人家不要惱燥，難道你有活命之恩，我豈不思量報你？只是我那媳婦兒氣性最不好惹的，既是他不肯招你兒子，教我怎好招老人家？我如今拚的好酒好飯，養你爺兒兩箇在家，待我慢慢的勸化俺媳婦兒，待他有箇回心轉意，再作區處。〔張驢兒云〕這歪刺骨便是黃花女兒，剛剛扯的一把，也不消這等使性，平空的推了我一交。我肯乾罷，就當面賭箇誓與你，我今生今世不要他做老婆，我也不算好男子！〔詞云〕美婦人我見過萬千向外，不似這小妮子生得十分懃懃。我救了你老性命死裡重生，怎割捨得不肯把肉身陪待？〔同下〕

第二折

〔賽盧醫上詩云〕小子太醫出身，也不知道醫死多人。何嘗怕人告發，關了一日店門。在城有箇蔡家婆子，剛少他二十兩花銀。屢屢親來索取，爭些撚斷脊筋。也是我一時智短，將他賺到荒村。撞見兩箇不識姓名男子，一聲嚷道浪蕩乾坤，怎散行兇撒潑，擅自勒死平民。嚇得我丟了繩索，放開脚步飛奔。雖然一夜無事，終覺失精落魄。方知人命關天關地，如何看做壁上灰塵。從今改過行業，要得減罪修因。將以前醫死的性命，一箇箇都與他一卷超度的經文。小子賽盧醫的便是，只爲要賴蔡婆婆二十兩銀子，賺他到荒僻去處，正待勒死他，誰想遇見兩箇漢子，救了他去。若是再來討債時節，教我怎生見他？常言道的好，三十六計，走爲上計。喜得我是孤身，又無家小連累。不若收拾了細軟行李，打箇包兒，悄悄的躲到別處，另做營生，豈不乾淨？〔張驢兒上，云〕自家

張驢兒，可奈那寶娥百般的不肯隨順我，如今那老婆子害病，我討服毒藥與他喫了，藥死那老婆子，這小妮子好歹做我的老婆〔做行科云〕且住，城裡人耳目廣口舌多，倘見我討毒藥，可不嚷出事來？我前日看見南門外有箇藥舖，此處冷靜，正好討藥。〔做到科叫云〕太醫哥哥！我來討藥的。〔賽盧醫云〕你討甚麼藥？〔張驢兒云〕我討服毒藥。〔賽盧醫云〕誰敢合毒藥與你，這廝好大膽也！〔張驢兒云〕你真個不肯與我藥麼？〔賽盧醫云〕我不與你，你就怎地我？〔張驢兒做拖盧云〕好呀！前日謀死蔡婆婆的不是你來？你說我不認的你哩，我拖你見官去！〔賽盧醫做慌科云〕大哥，你放我！有藥有藥！〔做與藥科。張驢兒云〕既然有了藥，且饒你罷。正是得放手時須放手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〔下〕〔賽盧醫云〕可不悔氣！剛剛討藥的這人，就是救那婆子的。我今日與了他這服毒藥，去了以後事發，越要連累我。趁早兒關上藥舖，到涿州賣老鼠藥去也！〔下〕〔卜兒上做病伏几科〕〔孝老同張驢兒上云〕老漢自到蔡婆婆家來，本望做箇接腳，却被他媳婦堅執不從。那婆婆一向收留俺爺兒兩箇在家同住，只說好事不在忙，等慢慢裡勸轉他媳婦；誰想他婆婆又害起病來！孩兒！你可曾等我兩箇的八字紅鸞天喜，幾時到命哩？〔張驢兒云〕要看什麼天喜到命！只賭本事，做得去自去做。〔孝老云〕孩兒也！蔡婆婆害病好幾日了，我與你去問病波。〔做見卜兒問科云〕婆婆，你今日病體如何？〔卜兒云〕我身子十分不快哩。〔孝老云〕你可想些甚麼吃？〔卜兒云〕我思量些羊膾兒湯吃。〔孝老云〕孩兒，你對寶娥說，做些羊膾兒湯與婆婆吃。〔張驢兒向古門云〕寶娥！婆婆想羊膾兒湯吃，快安排將來！〔正旦持湯上云〕妾身寶娥是也，有俺婆婆不快，想羊膾湯吃，我親自安排了與婆婆吃去！婆婆也，我這寡婦人家，凡事也要避些嫌疑，怎好收留那張驢兒父子兩箇非親非眷的一家兒同住，豈不惹外人談議？婆婆也，你莫要背地裡許了他親事，連我也累做不清不潔的，我想這婦人心好難保也呵！〔唱〕

〔南呂〕〔一枝花〕他則待一生鴛帳眠，那裡肯半夜空房睡。他本是張郎婦，又做了李郎妻。有一等婦女每相隨，並不說家克計，則打聽些閒是非。說一會不明白打鳳的機關，使了些調虛寫撈龍的見

〔梁州第七〕這一箇似卓氏般當爐滌器，這一箇似孟光般舉案齊眉。說的來藏頭蓋脚多伶俐，道着難曉，做出纔知。舊恩忘却，新愛偏宜。墳頭上土脉猶濕，架兒上又換新衣。那裡有奔喪處哭倒長城？那裡有浣紗時甘投大水？那裡有上山來便化頑石？可悲可恥婦人家，直恁的無仁義；多淫奔，少志氣。虧殺前人在那裡？更休說本性難移。

〔云〕婆婆，羊膾兒湯做成了，你吃些兒波！〔張驢兒云〕等我拿去。〔做接觥科云〕這裡面少些鹽醋，你去取來！〔正旦下〕張驢兒放藥科！〔正旦上，云〕這不是鹽醋？〔張驢兒云〕你傾下些！〔正旦唱〕

〔隔尾〕你說道少鹽欠醋無滋味，加料添椒纔脆美。但願娘親蚤痊濟，飲羹湯一杯，勝甘露灌體，得一個身子平安，倒大來喜！

〔孛老云〕孩兒，羊膾湯有了不會？〔張驢兒云〕湯有了，你拿過去。〔孛老將湯云〕婆婆，你吃些湯兒。〔卜兒云〕有累你。〔做嘔科云〕我如今打嘔，不要這湯吃了，你老人家吃罷！〔孛老云〕這湯特做來與你吃的，便不要吃，也吃一口兒。〔卜兒云〕我不吃了，你老人家請吃。〔孛老吃科〕〔正旦唱〕

〔賀新郎〕一箇道你請喫，一箇道婆先喫。這言語聽也難聽，我可是氣也不氣，想他家與咱家有甚的親和戚！怎不記舊日夫妻情意，也曾有百縱千隨？婆婆也，你莫不爲黃金浮世寶，白髮故人稀？因此上把舊恩情全不比新知契。則待要百年同墓穴，那裡肯千里送寒衣！

〔孛老云〕我吃下這湯去，怎覺昏昏沉沉的起來？〔做倒科〕〔卜兒慌科云〕你老人家放精神着！你扎掙着些兒！〔做哭科云〕兀的不是死了也！〔正旦唱〕

「鬪蝦蟇」空悲感沒理會，人生死是輪迴。感着這般病疾，值着這般時勢，可是風寒暑濕，或是饑飽勞役，各人證候自知。人命關天關地，別人怎生替得？壽數非干今世。相守三朝五夕，說甚一家一計？又無羊酒段匹，又無花紅財禮；把手爲活過日，撒手如同休棄。不是寶娥忤逆，生怕旁人論議；不如聽咱勸你，認箇自家悔氣。割捨的一具棺材，停置幾件布帛；收拾出了咱家門裡，送入他家墳地。這不是你那從小兒年紀，指脚的夫妻，我其實不關親，無半點恹惶泪。休得要心如醉，意似癡，便這等嗟嗟怨怨，哭哭啼啼！

〔張驢兒云〕好也囉，你把我老子藥死了，更待乾罷！〔卜兒云〕孩兒，這事怎了也！〔正旦云〕我有什麼藥在那裡，都是他要鹽醋時，自家傾在湯兒裡的。〔唱〕

〔隔尾〕這廝搬調咱老母收留，你自藥死親爺，待要說嚇誰？〔張驢兒云〕我家的老子，倒說是我做兒子的藥死了，人也不信。〔做叫科云〕四隣八舍聽着，寶娥藥殺我家老子哩！〔卜兒云〕罷麼！你不要大驚小怪的，嚇殺我也！〔張驢兒云〕你可怕麼？〔卜兒云〕可怕哩！〔張驢兒云〕你要饒麼？〔卜兒云〕可就要饒哩！〔張驢兒云〕你教寶娥隨順了我，叫我三聲的的親親的丈夫，我便饒了他。〔卜兒云〕孩兒也，你隨順了他罷！〔正旦云〕婆婆，你怎說這般言語！〔唱〕我一馬難將兩鞍轡。想男兒在日，曾兩年匹配。却教我改嫁別人，其實做不得。

〔張驢兒云〕寶娥，你藥殺了俺老子，你要官休要私休？〔正旦云〕怎生是官休？怎生是私休？〔張驢兒云〕你要官休呵，拖你到官司，把你三推六問，你這等瘦弱身子，當不過拷打，怕你不招認藥死我老子的罪犯！你要私休呵，你早些與我做了老婆，倒也便宜了你。〔正旦云〕我又不曾藥死你老子，情願和你見官去來。〔張驢兒拖

正旦卜兒下」〔淨扮孤引祇候上詩云〕我做官人勝別人，告狀來的要金銀，若是上司當刷卷，在家推病不出門。下官楚州太守桃杌是也，今早升廳坐衙，左右喝攔廂！〔祇候么喝科〕〔張驢兒拖正旦卜兒上云〕告狀！告狀！〔祇候云〕攔過來！〔做跪見，孤亦跪科，云〕請起！〔祇候云〕相公，他是告狀的，怎生跪着他？〔孤云〕你不知道，但來告狀的，就是我衣食父母。〔祇候么喝科。孤云〕那箇是原告，那箇是被告，從實說來！〔張驢兒云〕小人是原告張驢兒，告這媳婦兒喚做寶娥，合毒藥下在羊脂湯裡，藥死了俺的老子。這個喚做蔡婆婆，就是俺的後母，望大人與小人做主咱！〔孤云〕是那一個下的毒藥？〔正旦云〕不干小婦人事。〔卜兒云〕也不干老婦人事。〔張驢兒云〕也不干我事。〔孤云〕都不是，敢是我下的毒藥來？〔正旦云〕我婆婆也不是他後母，他自姓張，我家姓蔡。我婆婆因為與賽盧醫索錢，被他賺到郊外勒死。我婆婆却得他爺兒兩箇救了性命，因此我婆婆收留他爺兒兩箇在家，養膳終身，報他的恩德。誰知他兩箇倒起不良之心，冒認婆婆做了接腳，要逼勒小婦人做他媳婦。小婦人元是有丈夫的，服孝未滿，堅執不從。適值我婆婆患病，着小婦人安排羊脂湯兒吃。不知張驢兒那裡討得毒藥在身，接過湯來，只說少些鹽醋，支轉小婦人，闇地傾下毒藥。也是天幸，我婆婆忽然嘔吐，不要湯吃，讓與他老子吃。纔吃的幾口，便死了。與小婦人並無干涉。只望大人高擡明鏡，替小婦人做主咱！〔唱〕

〔牧羊關〕大人，你明如鏡，清似水，照妾身肝胆虛實。那羹本五味俱全，除了外百事不知。他推道嘗滋味，喫下去便昏迷。不是妾認庭上胡支對，大人也，却教我平白地說甚的。

〔張驢兒云〕大人詳情！他自姓蔡，我自姓張。他婆婆不招俺父親接腳，他養我父子兩箇在家做甚麼？這媳婦年紀兒雖小，極是箇賴骨頑皮，不怕打的。〔孤云〕人是賤蟲，不打不招。左右！與我選大棍子打着！〔祇候打正旦三次噴水科〕〔正旦唱〕

〔罵玉郎〕這無情棍棒教我捱不住的，婆婆也，須是你自做下，怨他誰！勸普天下前婚後嫁婆娘每，都看取我這般傍州例！

〔感皇恩〕呀！是誰人唱叫揚疾，不由我不魄散魂飛。恰消停，纔苏醒，又昏迷。捱千般打拷，萬種凌逼。一杖下，一道血，一層皮。

〔探茶歌〕打的我肉都飛，血淋漓。腹中冤枉有誰知！則我這小婦人，毒藥來從何處也！天那！怎麼的覆盆不照太陽暉！

〔孤云〕你招也不招？〔正旦云〕委的不是小婦人下毒藥來。〔孤云〕既然不是你，與我打那婆子！〔正旦忙云〕住住住！休打我婆婆！情願我招了罷，是我藥死公公來。〔孤云〕既然招了，着他畫了伏狀；將枷來枷上，下在死囚牢裡去；到來日判箇斬字，押付市曹典刑。〔卜兒哭科云〕寶娥孩兒，這都是我送了你性命，兀的不痛殺我也！〔正旦唱〕

〔黃鍾尾〕我做了箇銜冤負屈沒頭鬼，怎肯便放了好色荒淫漏面賊！想人心不可欺，冤枉事天地知；爭到頭競到底，到如今待怎的？情願認藥殺公公，與了招罪。婆婆也，我若是不死呵，如何救得你？〔隨祇候押下〕

〔張驢兒做叩頭科云〕謝青天老爺做主，明日殺了寶娥，纔與小人的老子報的冤。〔卜兒哭科云〕明日市曹中殺寶娥孩兒也，兀的不痛殺我也！〔孤云〕張驢兒！蔡婆婆！都取保狀，着隨衙聽候！左右，打散堂鼓！將馬來，回私宅去也！〔同下〕

第三折

〔外扮監斬官上云〕下官監斬官是也，今日處決犯人，着做公的把住巷口，休放往來人閒走。〔淨扮公人敲三通

鑼三下科創子磨旗提刀押正旦枷上創子云「行動些！行動些！監斬官去法場上多時了。」〔正旦唱〕

〔正宮〕「端正好」沒來由犯王法，不隄防遭刑憲，叫聲屈動地驚天，頃刻間遊魂先赴森羅殿，怎不將天地也生埋怨。

〔滾繡毬〕有日月朝暮懸，有鬼神掌著生死權，天地也只合把清濁分辨。可怎生糊突了盜跖顏淵？爲善的受貧窮更命短，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。天地也做得箇怕硬欺軟，却元來也這般順水推船。地也不分好歹何爲地！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！哎！只落得兩淚漣漣。

〔創子云〕快行動些！慢了時辰也。〔正旦唱〕

〔倘秀才〕則被這枷紐的我左側右偏，人擁的我前合後偃，我寶娥向哥哥行有句言。〔創子云〕你有甚麼話說？〔正旦唱〕前街裡去心懷恨，後街裡去死無冤，休推辭路遠。

〔創子云〕你如今到法場上面，有甚麼親眷要見的？可教他過來見你一面也好。〔正旦唱〕

〔叨叨令〕可憐我孤身隻影無親眷，則落的吞聲忍氣空嗟怨。〔創子云〕難道你爺娘家也沒的？〔正旦云〕止有個爹爹，十三年前上朝取應去了，至今杳無音信。〔唱〕爹已是十年多不覩爹爹面。〔創子云〕你適纔要我往後街裡去，是什麼主意？〔正旦唱〕怕則怕前街裡被我婆婆見。〔創子云〕你的性命也顧不得，怕他見怎的？〔正旦云〕俺婆婆要見我披枷帶鎖赴法場食刀去呵，〔唱〕枉將他氣殺也麼哥，枉將他氣殺也麼哥，告哥哥臨危好與人行方便！

〔卜兒哭上科云〕天那！兀的不是我媳婦兒？〔創子云〕婆子，靠後！〔正旦云〕既是俺婆婆來了，叫他來，待

我囑付他幾句話咱！〔劊子云〕那婆子近前來！你媳婦要囑付你話哩。〔卜兒云〕孩兒，痛殺我也！〔正旦云〕婆婆！那張驢兒把毒藥放在羊膾湯裡，實指望藥死了你，要霸佔我爲妻。不想婆婆讓與他老子吃，倒把他老子藥死了。我怕連累婆婆，屈招了藥死公公，今日赴法場典刑。婆婆！此後遇着冬時年節，月一十五，有灑不了的漿水飯，灑半碗兒與我吃；燒不了的紙錢，與寶娥燒一陌兒，則是看你死的孩兒面上。〔唱〕

〔快活三〕念寶娥葫蘆提當罪愆！念寶娥身首不完全！念寶娥從前已往幹家緣！婆婆也，你只看寶娥少爺無娘面！

〔鮑老兒〕念寶娥伏侍婆婆這幾年，遇時節將碗涼漿奠！你去那受刑法屍骸上烈些紙錢，只當把你亡化的孩兒薦！〔卜兒哭科云〕孩兒放心，這個老身都記得，天那！兀的不痛殺我也！〔正旦唱〕婆婆也，再也不要啼啼哭哭，煩惱惱惱，怨氣衝天！這都是我做寶娥的沒時沒運，不明不關，負屈銜冤！

〔劊子做喝科云〕兀那婆子靠後，時辰到了也！〔正旦跪科〕〔劊子開枷科〕〔正旦云〕寶娥告監斬大人，有一事肯依，寶娥便死而無怨。〔監斬官云〕你有什麼事？你說！〔正旦云〕要一領淨席，等我寶娥站立；又要丈二白練挂在旗鎗上。要是我寶娥委實冤枉，刀過處頭落，一腔熱血休半點兒沾在地下，都飛在白練上者。〔監斬官云〕這箇就依你，打甚麼不緊。〔劊子做取席站科又取白練挂旗上科〕〔正旦唱〕

〔耍孩兒〕不是我寶娥罰下這等無頭願，委實的冤情不淺。若沒些兒靈聖與世人傳，也不見得湛湛青天。我不要半星熱血紅塵灑，都只在八尺旗鎗素練懸。等他四下裡皆瞧見，這就是咱甚弘化碧，望帝啼鵲。

〔劊子云〕你還有甚的說話？此時不對監斬大人說，幾時說那？〔正旦再跪科云〕大人，如今是三伏天道，若寶娥委實冤枉，身死之後，天降三尺瑞雪，遮掩了寶娥屍首。〔監斬官云〕這等三伏天道，你便有衝天的怨氣，也